

人世間

# 时光里的茶

宋协巧

我家对面的小巷，有一家茶馆，夫妻二人一起经营着。

夫妻俩都是热心人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。茶，都是自家生产的，茶好，价格也不贵。几年下来，结识了不少的茶友。

我家先生算一个，他是老主顾。因为常替先生过来买茶，自然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。

处久了，我便喊他们大哥大嫂。今天过来看到大哥正在和儿子喝茶，可能是儿子回来了高兴，大哥和我打招呼的声音比平日高了几分贝。大嫂弯着身，正往茶壶里续水，看见我，眉眼儿也堆满了笑。这个温馨的小家庭，如同杯里飘出的茶香，让我也陶醉其中。

原来，大哥大嫂的儿子在这里当兵，所以他们就在此地开了一家茶馆，也方便儿子过来喝茶。他们是福建龙岩市人，老家盛产茶叶，就如我们这儿盛产莱阳梨一样。

大哥用了一套新茶具。古色古香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褐色陶瓷壶、八只陶瓷小茶杯，茶盘、茶垫等一应俱全。茶壶里的茶叶已经泡开，很新鲜，就像茶树上刚发的芽。

我第一次认真地看着那些卷曲的茶叶遇到沸水以后，在茶壶里这般舒展、跳跃、碧绿。

大嫂又续了一些水，只见一片片绿芽，漂在冒着热气的水杯上，随着热水不停地翻滚。

大哥邀我一起喝茶，一杯绿茶倒入杯中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轻抿一口，小杯子就见底了。

其实，我不喜欢这样喝茶，平日里和朋友一起喝茶，总嫌弃杯子太小，虽然耐着性子小口小口地抿，但内心总是感觉一口气喝饱了最舒服。

“大哥，杯子这么小，还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呀？”我拿着空了茶的小杯子揶揄地说。

大哥微笑着看着我：“你尝过，今天的茶，是什么味道？”

我竟然没有感觉出来，自己性急了。

“喝茶，说是喝，其实是品。”

听了大哥的话，我抿了一小口，唇齿间先是有些稍苦，随着茶水润得差不多了，生涩的味道逐渐消失，一股子香气肆意地冲撞着我的鼻翼……

“好香啊！”我情不自禁地说。大哥一家听了，看着我，会心地笑了。

“这是我们那儿的铁观音，你还没喝武夷山岩茶，那更好喝！”

“妹子，给你一点老家自产的新茶，你带回去给老弟尝尝！”

我正恍惚着，大嫂突然递过来一个纸袋。我赶忙道谢。这时候，大哥的电话响了，听他叽里呱啦说着家乡话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不一会儿，大哥喜滋滋地告诉大嫂：“咱家的第二批新茶马上发货了！”

“你们家的茶园啥样呀？”我

脑子里突然挂念起自己老家那块闲置的田地。

“我们那儿非常暖和，全是大山，家家户户都有茶园，一般三月份就开始采摘了。”大哥喝了一口茶，脸上挂着笑，惬意地说。

“妹子，到了采茶的季节，我们也需要雇人。村里的大卡车经常从山外拉人进来，有时候，人手不够，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都来采茶。”

“那可真是挣钱的好季节啊。”我若有所思地回应着大嫂，不由想起三姨家的梨园，忙的时候，也是从外边雇人来做。

记得作家周晓枫说：福建人，好像没有谁不喝茶。无论冬夏，茶与身份证随身携带。可不，每次看到大哥大嫂，几乎都在喝茶。

2014年在去韩国的轮船上，我便遇见过一名福建人，他住在我们隔壁。在轮船大厅一角，他坐在毛毡上，陶醉地小口呷着茶。我和伙伴出来溜达，他看到我们，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起喝茶。

那小小的白瓷茶杯里泡着已经展开身子的绿叶，静静地漂浮在水里，像是茶园新采摘的叶芽。

他抿一口眯上眼睛，甚是惬意。那泛着光亮的白色陶瓷，还有弥漫在空气里的茶香，让我禁不住感叹：茶是有魅力的，一片翠绿的叶子遇见水，就能让人如此闲适。看他坦然恬静的样子，我感叹茶是有韵味的。

我们北方人喝茶，大多喝得豪爽。抓一小把茶叶丢进一只让茶浸染得发黑的粗口茶缸里，倒上滚烫的开水，不等茶叶舒展开身姿就急着喝上了。待水温合适了，端起来几口下肚，再续上滚烫的热水。

茶苦而后甜，是有道理的。《金陵琐事》说：“凡茶叶肥厚的，味道很甜但不香，茶叶瘦小的显苦涩，而苦的则香。”《茶经》也说：“啜苦咽甘，茶也。”

我老家有个亲戚，在山坡上种植了一片茶树，等到采摘时节，他用一天的时间，采集青叶，捡剔挑选，然后放入烧热的锅里不停地快速翻炒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摊开凉透后再慢火翻炒。每每喝上他给的茶叶，心里都会涌出一份感动。

过去每当割麦子的时候，奶奶总会拿出一小撮茶放进铁锅里，再放点盐，倒上水烧开，装进一个大水壶里，颠着小脚，给我们送到田里。至今还记得，那咕咚咕咚的茶水从喉咙滑入腹中，那份清凉，真爽快！

## 老槐树下有故事

叶展韵

村西头有一棵老槐树，据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了。老槐树有十七八米高，巍峨挺拔，枝繁叶茂，树冠直径十五六米，宛如擎天华盖。树干得三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。树皮皴裂如一道道刀痕，如煤炭一样黑。老槐树的内心已经空了，只剩下厚厚的树皮还在支撑着这一鲜活的生命，可见它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。

老槐树对生命的怒放是如此恳切，虽然它不再增高，不再增粗，但是岁月的厚重使它变得更加成熟，也更加自然。在我们村里，老槐树成了一道华丽而又温暖的风景线。

每到冬天的时候，老槐树的叶子基本上落光了，仅有一两片残叶挂在枝头，勾起对春夏秋三季繁盛的回忆。袒胸露背的枝条遒劲地伸向苍穹，点破了蓝天，疏密有致如青花瓷上的冰纹。老槐树看似孤独寂寞，其实厚厚的树皮里却是汹涌澎湃的。因为它知道，冬天来了，春天就一定不会远了。

春日里，老槐树枝叶层层叠叠，前呼后拥，密密匝匝，绿意更浓了。满树的槐花上蜜蜂争花夺蜜，娇态可爱；蝴蝶翩翩起舞，情意绵绵。村里的人习惯午饭后在树下乘凉，吸吮着槐花清幽幽的香气，谈论着农田里庄稼的长势以及过往的岁月。在老槐树下，我曾一遍遍地听母亲讲当年村里英雄前辈的故事。

抗战时期，村里的柳善堂爷爷和刘文全爷爷凭着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的一腔豪情和热血，在老槐树下告别了爹娘妻小，参加了八路军。他们南征北战，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后来他们随着大部队南下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村里要抽南面鱼塘的水浇地，但是买不到设备。柳善堂爷爷知道了这个事情后，自己掏钱给村里买了发电机送回来，就在这棵老槐树下，村里的男女老少第一次见到了发电机。柳文全爷爷在孟良崮战役中腿部负伤，养好伤随大部队南下后考上了同济大学，毕业后任上海某医院的院长。我上小学时母亲得了神经性皮炎，当时在乡下买不到好的药膏，母亲就托柳文全爷爷从上海捎来了皮炎平药膏。每当提起柳文全爷爷的时候，母亲总是赞叹道：“你大爷爷当了院长都没有忘记在农村的亲人，村里的人不管是谁，有困难找他，他都帮忙解决，真是一个好人啊！”柳文全爷爷每次回村里，都在老槐树下和村里的老少爷们有说有笑，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

村里还有孙兴美姑姑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也是在抗战时期，也是在这棵老槐树下，辞别了爹娘参加了八路军，跟着许世友将军的部队转战各个战场。她参加战役无数次，后来在原南京军区工作。孙兴美姑姑虽然人在他乡，但也时时牵挂着故乡。她生活简朴，前些年却捐款十万元给村里修路、打井、搞基础建设，后来又捐款为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春节发放福利等。

现在已是初秋，站在老槐树下，槐花早已不在，却依稀能闻到它沁人肺腑的清香，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也一点点儿在脑海中浮现。

文化资讯

## 了解城市历史 书写城市记忆

芝罘散文学会组织采风活动

本报讯(通讯员 鲁从娟)日前，芝罘散文学会组织“散文好时光——我们的城市”主题采风活动，走进烟台市档案馆参观《档案·烟台记忆》，了解城市历史，书写城市记忆。

《档案·烟台记忆》展览设有山海古邑、近代风云、苦难辉煌、奋发图强、改革开放五个展区，大量图片、实物和珍贵档案资料展示了烟台暨胶东地区史前文明、古代文明及近代历史、红色革命史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、改革开放史，再现了烟台发展历程中的真实记忆。一张张老照片、一篇篇老资料、一件件老物件，讲述着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，交织成烟台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华章，让会员们的认知得到提升，思想受到洗礼，心灵得到震撼。通过采风活动，会员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了烟台的历史发展脉络，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。不少会员表示：通过采风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烟台市人文历史、发展成就的了解，将用手中的笔，留下更多的城市记忆。

流年记

## 夜色中的烟台海

林春江

前些天，天气依旧炎热，一家三口决定到烟台看海去！下午两点多从栖霞出发，刚抵达烟台市区，一座高楼林立、景色秀美的城市徐徐展现出它俏丽的面容。带着女儿到万象汇品过杭帮菜的风味后，便来到烟大海边。已是华灯初上，只见霓虹流转，明亮的灯光将港城渲染得分外美丽。宽阔的大街上，车水马龙，灯火辉煌，宛若一条游龙逶迤延伸。松软的沙子，踩起来软绵绵的，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。沙滩上游人如织，小巧的帐篷星罗棋布，听着哗哗的波涛声，枕着海浪入眠，不啻一种奇特的体验。

孩子们就着微弱的灯光，兴奋地挖着沙坑，乐此不疲。海水退潮的地方，形成一个浅水区，光着脚丫涉水而过，凉沁沁的，待走进大海，却发觉海水温热，白色的海浪如银线涌过来，一波又一波，亲吻着我的小腿，我感受到它的热情和温柔。有些游客套着游泳圈在水里扑腾，而大多数人则光着脚丫，在浅水区走来走去，享受着别样的愉悦和自得。黑夜笼罩下的烟台海，格外静谧、温和，它张开宽阔的胸怀，迎接着四方来客。

似乎就不远处，渔人码头金碧辉煌，似一条金色的玉带围在大海腰上，美轮美奂，灯火映照着大海，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万家灯火绽放出柔和的光芒，交织着橙黄色的路灯，温馨而怡人。葱茏的行道树，银光闪闪。夜色中的海水，似乎迷恋上这种温暖的氛围，攒足了劲儿，奔跑着，跳跃着，叫喊着扑过来。

夜幕低垂，星光迷离，夜已阑，人们却不愿离去。我们一家三口，光着脚丫，踩着松软的沙子慢慢往回走，迎面还有人说笑着走向大海。